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



World Youth
Classic Literature Series

大自然的灵魂

DA ZI RAN DE LING HUN

◎[法]米什莱 著 ◎刘振鹏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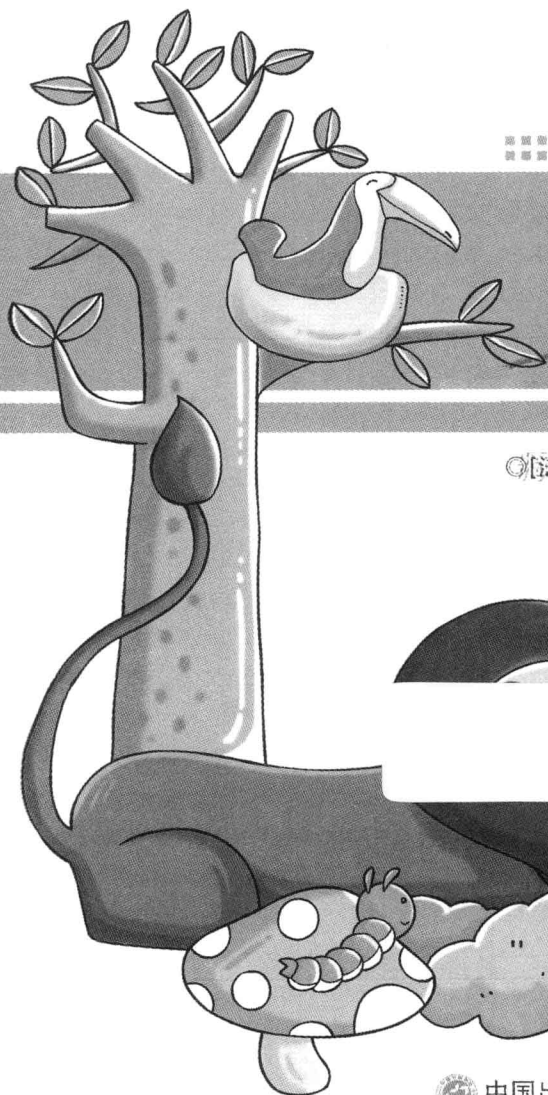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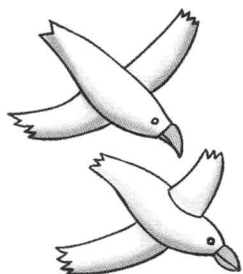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中吉联合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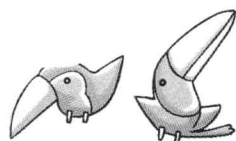


World Youth
..... Classic Literature Series

大自然的灵魂

DA ZI RAN DE LING HUN

◎[法]米什莱 著 ◎刘振鹏 编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自然的灵魂 / (法) 米什莱 (Michelet, J.) 著 ; 刘振鹏编译.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3.2
ISBN 978 - 7 - 5143 - 1340 - 6

I. ①大… II. ①米… ②刘… III. ①散文集 - 法国 - 近代
IV. ①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1760 号

作 者 米什莱
责任编辑 刘春荣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xdcbs.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43 - 1340 - 6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言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是父母心中的天使，是充满快乐的精灵。小学阶段更是孩子最快乐的时光，是孩子成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为了让孩子学习更多的课外知识，享受更加丰富的学习乐趣，我们策划了本丛书！

从小让孩子多读课外书，对培养孩子健康的心态和正确的人生观无疑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语文课程标准》公布以来，不少富有敬业精神、有才干的教师，在他们的教学中，担当起阅读教育的重担。他们在严谨的选材中，利用丰富的文学资源，向学生推荐了大量优秀的课外读物，实施了以“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为重要内容的阅读教育。大千世界充满了丰富的知识。阅读能丰富小学生的语文知识，增强阅读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开阔视野，增长智慧。阅读本丛书，能够使学生享受到阅读的快乐，激发起更浓厚的阅读兴趣，孩子的生活将充满新的活力与幸福！本丛书精选了世界名著和中国经典书目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培养小学生理解能力、记忆能力、创造能力的最佳课外读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丛书把世界上流传甚广的经典童话、寓言等也尽收其中，并将这些文学作品重新编写审订，使作品在不影响原著的基础上更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在丰富他们课余生活的同时提高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本丛书通过科学简明的体例、丰富精美的图片等有机结合，使小读者不仅能直观地领略作品的精髓，而且还能获得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愉快体验。希望本丛书能成为孩子生活的一缕阳光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能成为一丝雨露滋润孩子纯净的心灵。

编 者

目 录

鸟 儿

献给米什莱夫人	3
我是如何研究起自然的(代序)	3
卵	13
极地	16
翅膀	19
翅膀初试	23
翅膀的胜利	25
岸边	28
美洲的养鹭场	31
战斗	34
净化	38
死亡	42
阳光	48
暴雨和冬天	52
迁徙	58
温带地区的和谐	62
鸟类	65
劳动	69
鸣唱	74
鸟巢	80
鸟城	83
训练	86
夜莺	90
夜莺续篇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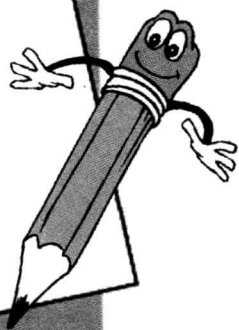


结论	98
----------	----

大 海

岸边观海	107
沙滩、石滩和悬崖	111
沙滩、石滩和悬崖续篇	113
水圈、火圈——河流与大海	117
海洋的脉搏	122
风暴	128
一八五九年十月的风暴	131
灯塔	138
繁殖力	142
奶之海	146
粒子	152
血之花	157
世界的建造者	161
色	167
鲸	173
美人鱼	178
万国的新生活	183

鸟 儿



献给米什莱夫人

我将你的东西回赠给你：

《鸟儿》

《昆虫》

《大海》

这三本书是我们家庭夜晚倾情谈话的产物。

完全是受你启迪写成的，没有你，我还会一直在我的耕田上，沿着人类历史的崎岖道路走下去。

完全是你酝酿准备的，我从你手中接过这大自然的果实。

也是你为之喝彩的，你将祝福它们的灿烂之花放到终点。

儒勒·米什莱

我是如何研究起自然的（代序）

我今天出版的都是家庭读书。这本书，如果能称为书的话，是在我们茶余饭后、冬季阅读、夏天交谈的过程中，慢慢成形的。

两个勤劳的人，在一天工作之余，水到渠成要把收获放在一起，通过这夜晚未了的晚餐来恢复气力。

难道可以说，我们就需要别的勤劳者了吗？如果没有的话，就未免太不公平了。住在我们房檐下的燕子天天相遇，都参加了交谈。家养的红喉鸟在我周



围盘旋,也投进了动听的音符,有时夜莺举行隆重的聚会,暂时打断我们的交流。

岁月沉重,生活、工作亦然,我们时代经历了坎坎坷坷,我们生活的知识界支离破碎,还没有什么来更换。历史通过艰苦的劳作,把教育视为打发时间,这种教育就是友爱。劳作的间歇则是安静。如果不是向大自然,那又该向谁寻求休憩振励精神呢?

强大的18世纪背负千年的战争,在歇息时就躺在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的美丽而温馨的书上(尽管科学含量不高)。书的结尾引用了拉蒙催人泪下的话:“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涕泪涟涟,有多少遗憾不能挽回啊!……”

我们尽管也有所丢失,但仍有所求,而不是独自流泪,也不是安抚可怜的心灵。我们要寻求一种动力,以便往前行进,找寻一眼永不枯竭的泉水、一股新的力量 and 一双高飞的翅膀!

这样的作品,即使是哪一部,应像任何诞生的生物那样,至少具有创意。它是在温暖的环境中慢慢形成的,而且正是基于两种不同的规则,才融合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

两种原则孵化它,一种可以说生于自然,始终保留其纯纯的味道。另一种则阻遏在人类历史的艰苦道路上,始终处于断绝自然营养的境地,因而更像大自然。

历史绝不会放掉任何人。谁只要饮用这杯苦酒,就要一直喝到逝世。即使在艰难的岁月里,我也从没走开过。我写九三年,终日执行这最后的职责,走在荆棘中。晚上则和生物学家或旅行家温和的交流。我聆听并赞赏,至少原谅了这些,但我还无法,走出困扰,总不肯将我的忧虑和担心掺进这片纯净的生活中。

我并不是对这些勇敢的人的伟大传说不动心,他们的工作和旅行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在历史中讲述祖国的伟大民众,同全人类是近亲。

至于我自己,早在自然科学中,就衷心地赞扬了法国大革命;那是拉马克和若弗瓦·圣蒂莱尔的时代,他们在方法上极富成效,给大自然增添了巨大活力。我又在他们合法的后代身上,在世袭他们精神才能的孩子身上找到他们的身影,会是特别开心的啊!

起初要举出《鸟世界》的作者,他不仅讨人喜欢又很特别,如果不是最为幽默的,也早就应该称为最有实力的一位博物学家。这一点我还要不止一次地强调,不过,在本书一开头,我就迫不急待将第一份敬意献给一个非常崇高的观察家。那位观察家在亲眼目睹方面,同威尔逊或奥杜邦一样严肃,一样专业。

他却自我诬蔑,说是在这部美好的书中,“他只找个借口谈论人”。但事实

足以证明,除了对比之外,他喜爱并观察鸟本身。正因为如此,他记述了鸟的生动的生活、有力而深刻的拟人化形象。在图斯奈勒的书下,鸟儿都成为了一个人,并永远是一个人了。

然而,大家要阅览的这本书,比起这位专业大师的书来,是从不同的方面出发的。

绝不是对立的观点,而是相辅相成的。

本书尽量做到只以鸟论鸟,避免对比人。除了两章之外,全书写法就似乎世上只有鸟,从来没有人。

人!我们在现实中遇见的机会已经够多了。在这里则不同,我们需要一个离开人世的理由,那就是古代的孤寂和荒漠。

人没有鸟无法存活,唯独鸟使人不至于遭到昆虫和爬行动物的侵害,但是,鸟没有人却能生存。

不管什么地方,鹰照样高居于阿尔卑斯山的顶峰。燕子每年也照样南北迁徙。军舰鸟没有人观察,还照样飞旋在平静的大洋上。夜莺在树上,不必把人作为观众,会更自然,照样可以唱绝妙的赞歌。为谁唱呢?为它所爱的,为它可爱的孩子,为树林,总之,也为它自己,它本身就是最热心的观众。

本书和图斯奈勒的书有所不同:图斯奈勒再怎么“和谐”,又是随和的傅立叶的弟子,但他从没丧失猎人的特点。这个洛林人尚武的精神,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来。

本书则大不相同,是一本和平的书,写作的目的恰恰是厌恶狩猎。

狩猎鹰和狮子倒还行,但绝不应该捕杀弱小的动物。

我们这里教授内心的宗教信仰,就希望人将以温和的方式团结整个大地,并慢慢认识到,任何收养的动物,一旦进入家养的情况,或者出于天性至少能和人建立邻居的关系,这就比捕杀对人有益百倍。

人只有努力致力于大地所希望人的事情,才会真正算做人(在本书末尾还要谈到这一点):与动物和解并和谐共处。

“女人的志向。”有人会这样说。

这又有什么妨碍?

本书掺杂几分女人的温柔,对于这种批评,我看毫无必要表示不满。我们要当作一种赞扬来接受。耐性、与悦、温良与关怀、孵化期的温暖,这些特点便可以培育、保存并发展一切物种。说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物种,那好哇!它一定会多产,其他的会接连不断。

我像孤燕失群地离开了巴黎,这座容纳三个世界的城市,这个艺术和思想





的天堂。

我每天去执行职责和处理事务,但都很早赶回家。巴黎的喧哗、远远传来的隆隆车马声、流产的革命的冲击和反应,都使我与自然离得越来越远。到了1852年春天,我非常强烈地脱离了,打乱了我的所有习惯;我既难过又欣喜,关闭了我的书房,将门上锁,我生活的这些伙伴,当初以为肯定能永远陪伴我呢。我不停往远走,直到南特才停下来,这里离海边很近,城市建在山腰上,能望见布列塔尼发黄的流水注入卢瓦尔河,同旺代的灰色水流交汇。

我们停顿在乡下,房屋很大,在绵绵细雨中孤零零的,而在这个时节,西部海滩都被雨雾浸泡了。这里到海边有一段路途,受不到海盐之气的浸入,降下的雨水都是淡水。房子是路易十五时期的特色,久无人居,乍一看有几分悲惨。它虽然处在一处高地上,但还是相当暗淡,一面是厚厚的千金榆树篱,另一面则有参天大树和数不尽的未修理的樱桃树。周围一片绿草,溪水即使在夏季也不流淌了,整个住宅处于美妙的清凉感觉中。

我特别喜爱零乱的园子,而这座园子令我想起意大利别墅闲置无人管的大葡萄园。但这里蔬菜和千百种草木杂生,十分美丽,是那些别墅所没有的:圣约翰节的各种花草,都又高又壮。樱桃林树枝被红色果实压弯了,也给人以丰收的印象。

这里天空柔和而湿润,草木生机勃勃,又美丽又繁茂,不像意大利那样虽美丽却流于严肃。尽管一座大城市近在身边,这里望不到一点光景,只能看见一条名叫埃德尔的小溪从山底下流过,投入卢瓦尔河。真的,这里茂密的草木、这片原始的果林,无法望穿,必须登高远望,上到一座小钟楼,近景就一览无遗,望见一片片树林和牧场、远处的建筑物和钟楼。即使在小钟楼上观赏,远景还是有限,城市只显露出侧影,还看不见它那条大河、岛屿、航船和商业的繁荣昌盛。到这个大港口不过几米远的地方,却毫无景象,还以为身处荒野,在布列塔尼的荒原或旺代的林间空地里。

随着天气变化,空气湿度下降,我慢慢发现这处居所的真正而严肃的性质,要比乍一看所以为的美景更为艳丽多姿,和美丽动人,能逐渐动人心弦。地处布列塔尼的大门口,却享受有旺代茂盛的绿荫。

我放眼望去都是鲜花盛开的粗壮的石榴树,好像到了南方。木兰也不像在别处所见的那样弱小,而是枝叶挺拔自然,就像大树,硕大的白花纯香四溢,厚厚的花蕊不知含有什么浓密能穿透空气的香油,其香味能将你裹住,到哪里也不扩散。

这下我们有了一座真正的园子、一个大家庭,有琐碎之事,以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一名布列塔尼野女孩只能帮着干些粗活。我每星期进城一趟,除此之

外,我们完全离开城市,但是这种孤独又特别忙碌:一大早就起床,在鸟儿刚醒来的时候,而且天还没有亮。当然,我们几乎跟鸟儿一样,也早早休息。

蔬菜果实很多,又生长各种花草,因此,我们可以养许多动物,但是只一点困难:我们喂养它们,和它们成为朋友了,我们就不想让它们做盘中餐了。但是,我们栽种瓜果蔬菜,却遭遇苦闷:幼苗还未长起来,就大概被吃光了。

这里土地肥沃,植物丰茂,但害虫也多:有较大贪吃的蛴螬、贪婪的昆虫。一天早晨,我们捉了一大木桶蜗牛。第二天就见不到了,似乎一锅端了。

我们养的鸡十分勤劳。不过,那只灵巧而慎重的鹑更加有效得多。它是荷兰和所有潮湿地区的优秀清理工,我们西部地区不管怎样也应当蓄养!人所共知,荷兰人对这种出色的鸟十分爱护。在荷兰的市场上,经常看见鹑一只腿平静地伫立着,在人群中间苦思,感到自身特别安全,如同在极僻远的荒野里。有一件事,是无可置疑的:荷兰农民有时会不小心弄伤了自家的鹑,假设弄折了腿,就给它安一条木腿。

扯回话题,对一个不需要全神贯注的人来说,在南特的日子就会妙不可言。这地方景色优美,工作非常轻松,这种环境既安静,又十分温馨,是不可多得的一种和谐,在生活中几乎从来没有过。这种温馨安静,同我现在的想法,同我忙于写作的郁闷的过去,形成了显著的对照。那时我编写九三年的历史。英勇而惨烈的历史包围住我,包围我的心,怎么说呢?就是在消耗我。我在自己的周围所拥有的所有幸福的一切,全为了工作而耗费掉,推迟到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每天都觉得遗憾,不停地黯然回首。情感和大自然每天都要同现实的忧思争斗。

这种争斗本身,将永远是系我心灵的回忆。在我的脑海中,这地点始终是伟大的,再也不会以别种形态存在了。房屋拆毁,原址另外再建起一间。也就是因为如此,我才稍微多讲几句。然而,我的雪松却存活下来,这是稀奇古怪的事,因为在这个时期,建筑设计师怨恨树木。

不过,我的写作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些阴影从这黑暗之夜中变得清楚了。我忧伤的心减少了几分凄凉,确信从此留下了这座纪念碑,一座残酷并且饱含历史风霜的纪念碑。我重又开始听见孤单的声音,而且我认为比起在别的任何时候听得更清楚,只是感到非常刺耳要慢慢地恢复就像死过去一段时间又复活的人那样。

我年轻那时候,还没有被这冷漠的历史捉住之前,就曾体会了大自然,但显示出的是一种不确切的热情,一颗心炽热有余,爱心不够。不久前搬到巴黎郊区,我重又找到了这种感觉。我不无兴趣地感觉到,在干旱的土壤里,我的弱小小的花对每天傍晚我的浇水十分敏感,在快意中显然感恩戴德。在南特更是如





此,周围的自然多么旺盛、多么丰美,看见青草每小时都长高,周围的动物繁殖,我也应该重新,在这种感觉中再生!

倘若说有什么东西能唤回我的思想,打破忧虑的魔力的话,那就是阅读一本书:晚上,我们有时读读图斯奈勒的《法兰西的鸟类》;思想从国家就到了大自然,这真是又快意又美妙。只要还有一个法兰西,她的云雀和红喉鸟、她的灰雀和燕子的书籍就会手不释卷,一版再版。假如没有了法兰西,我们在这些精萃的书页里,还能再次找到我们最好的东西:这片土地的纯香正气、高卢的意识、法兰西精神,乃至我们祖国的灵魂。

还有一件不属于青春的美妙的事。作者出生在默兹,那是出猎人的地方,他本人在年轻时也是个狂热的猎手,但似乎被他自己的书给改变了。他明显在游移不定,一边是他青年时代猎杀的最初习惯,另一边是他的新感情,是对他发现的这些可怜的生命、对这些灵魂和他说出的这些人的感情。我敢说从此以后,他再打猎就会惭愧。作为这个爱和纯真的世界之父和第二个创造者,他会在他们之间找到一道同情的屏障。什么屏障呢?他的作品本身,他让他们兴奋起来的书。

我刚想写这本书,就没有办法留在南特。我也生病了。气候潮湿,长期工作太过劳累,当然,主要是我思想的搏斗,已经侵害了我身上没有办法抑制住的这根活力的神经。燕子为我们规划了路线,我们沿着路线去了南方,将我们流动的家安放在亚平宁半岛的一条大渠里,离热那亚有两法里。

处境很好,四面遮护而没有侵扰,在这气候多变的海岸,能保持气温稳定,这但是非常奇怪的。冬天这里没有炉火,只有阳光,一月份也还很温暖,这促使了蜥蜴和病人出来,它们以为是春天呢。然而,我还有必要说什么吗?这一片片橘树林、柠檬树林,望去非常美丽,叶冠常年不变,蓝蓝的天空常年不变,景色难免就乏味了。这里极少有活跃的生机。小鸟很少,几乎见不到,更没有海鸟的影子。鱼同样很少,没有搅动渊澄取映的海水。我一眼能望到海底深处,什么也没看见,唯有寂寥,唯有这个大理石海湾水底的黑白两色石头。

周围一片安宁,大海熠熠闪光,但是孤零零的,非常单调,也就远处偶尔驶过几只航船。不让我工作,三十年来,第一次同我的笔分手,走出一一直同纸墨为伴的生活。这种停顿,我原以为很枯燥,其实对我来说非常有满足感。我注意看,细心观察。一些不同的声音在我身上醒来了。

我们离热那亚和在那里的好友非常远,唯一的社交圈子,只有一小群蜥蜴。它们在岩石上跑动,在阳光下游戏或睡觉。可爱而无忧的动物,每当中午我们用餐,而码头又一片宁静,它们活跃而优雅的动作使我非常高兴。它们刚开始见到我,显出一副害怕的样子,但是还未过上一周,所有的蜥蜴,连最幼小的也





认识我了,知道它们根本不必害怕这个平静的幻想者。

有什么样的动物,就有什么样的人。我的蜥蜴生活简朴,一只苍蝇就是一顿丰盛的美食,同海岸的“贫苦居民”的生活完全一样。有不少居民煮草吃。但是,在光秃秃而干旱的山上,青草也几乎少得可怜。这地方东西的贫乏使人不敢相信。我投身进来无怨无悔,同意大利的清贫步调一致,须知意大利是我的光荣的母亲,她抚育大了法兰西,给我的哺育胜出了任何法国人。

母亲?她始终是母亲,虽然资源不足,自然仅缺,也尽量当好。我因健康关系,来到这个自然世界里,吃不下去食物,还能接受她给予我宽容的营养:新鲜空气和阳光。即使在本世纪最冷的冬季,这里的太阳也可以允许居民一月份敞着窗户。

我不再考虑自己的病情,也不再想着治好病。我忘掉了自己:病情渐渐好转。

意大利一直是富饶的。对我来说,她以其贫寒窘迫而富饶。这里看不见动物,我感觉到了这一点。在橘树园绿荫的幽静中,我叫唤林中鸟儿。我初次感到,人若没有了周围庞大的自然界,生活就变得严峻了,因为很多无害动物的活动、声音和嬉戏,就像大自然的笑容。

我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有朝一日我也许会想起来。我在养病那段时间,又竭力回忆我于1846年在《人民》一书中所反映的思想,想起这座上帝城:城中芸芸众生,平凡百姓、农民和工人、愚蠢的人和文盲、粗野的人,以及孩子,甚至包括我们叫他动物的另外那些孩子,尽管出身不同,但全是公民,都有权利,都在国民盛宴上有一席之地。“我要争议,只要还有剩余的,上帝城拒绝接收,不遵循他的权利给予保护,我就止住脚步,绝不会进去。”

所以,当时在我看来,整个自然史是政治的一个分部。各种生物凭着微小的权利,都要前来叩门,请求被纳入到民主的怀抱中。高等弟兄如何要把其他弟兄拒绝在法律之外呢?他们也是由宇宙之父包含在世界法则中的呀!

这就是我的从头开始这种晚来的“新生命”,慢慢引我走向自然科学。

亲爱而慈善的母亲!就因和她一同受穷受苦,和她一同幻想了一会,她就送给我无价之宝,价值超过所有东西。到底什么呢?就是精神的一种契合,最隐秘的思想极有成效的一种汇合,在大自然的思想中家庭式的一种完美的融合。

我们是从两条路进入的:我是通过对上帝城的真诚,通过团结所有动物而使上帝城达到全部的努力;她则通过宗教信仰,通过子女对上帝恩宠之爱。

从这一刻起,我们每天晚上就能有丰盛宴席。

我早就说过,这部作品在发展的路上,是如何悄悄由我们小小的帮手丰富

起来的。这些帮手差不多总在向它授意。

巴黎的鲜花所准备的，我们在南特的鸟儿做了。我在本书最后谈到的夜莺来唱终曲。

在我们返回法国时，特别在这里面对大海，各种各样的想法就汇聚起来。在拉埃夫岬角的老榆树下，这种开启功德圆满了。海岸的鸥鸟、林中的小鸟儿，讲什么都能听得清楚了。全部这些事儿都在我们内心荡漾，全都像我们内心的呐喊。

就这样，美丽、稀少的神圣，在这里拥抱在一起。高山受暴风的洗礼，向您述说大地的史诗，她的艰苦而凄惨的历史，并且显露她的骨骼为证。不过，这些偶然出生的小东西，在她干旱的山坡上发芽，证明她还有繁殖力，残骸是一个新肌体的一部分，所有死亡都是一次新生。

因此，这些残骸从来没有使我们有忧思的心情。我们主动说起命运、天意、死亡和重生。我由于年龄和工作的劳累，有权死去了，而她由于童年的历练和早熟的聪颖，额头已垂下了，然而，我们还是感到心潮汹涌，感到受敬爱的大自然母亲焕发出青春的朝气。

我们由她哺育出来，彼此相隔遥远，现在又在她身上相会，我真希望永远停留这一珍贵时刻，“在岁月的岛上抛下锚”。我们就借着这部温情、博爱并接受所有生命的作品，不然还怎么能做得完美呢？

她一个劲地提醒我们，还以简单、欢快和感人的方式，表演地域的灵魂和孤寂的声音，以便加强我体爱的这份感受。

具体表现之一，我起初听见鸟儿只唱不说，比如燕子就在讨论好天气、捕猎、稀奇的或普通食物，以及下次的行期，总之无事不谈。十月份我在南特倾听过，六月份在都灵倾听过。它们九月份在拉埃夫的谈话，我听得更加清楚。我们能流畅地翻译出来，它们甜美柔和，带着青春和愉快的心情，既不吵闹也不东拉西扯，完全属于特别自由而明智的一种鸟类显示出的那种幸运的和谐。它们就像怀着感激之情，承认得到上帝恩赐的厚重礼物。

然而，唉！我们向大自然实施的这场失去理智的战争，甚至连燕子也未能避免。我们连鸟儿都要杀死，而鸟儿保护庄稼，是我们的战士、好工人，它们追随耕犁，捉住未来的害虫，可是农民满不在乎，将害虫翻出来又埋进去。

一些重要而有益的种类没有了。大洋的第一批动物，大自然赋予血和奶的温和而灵巧的动物（我指的是鲸类），到底还剩下多少了呢？许多四足类动物从地球上灭亡了。还有更多其他动物，尽管没有都消失，也在人的面前退化了。它们逃窜，变野了，没有了天性的技艺，又回到野性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鹭又灵敏又小心，而现在（至少在欧洲）鹭却成了孤单的动物，既渺小又冷

